



小姨杜平今年93岁（离休前是教育部中学教育司司长）。国庆节前夕，她获得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紀念章，晚輩们都为她骄傲、高兴，相约去看她，并想亲眼看一下，亲手摸一摸这枚紀念章。这枚沉甸甸的紀念章，凝结着多少中华儿女出生入死与无限榮光啊！

小姨见到我就一直拉着我的手谈起我的妈妈——她的姐姐，也是小姨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姥姥膝下有两个女儿，妈妈是大姐。

妈妈的家庭属于书香門第，家风严谨、家境殷实。她的祖父从贵州科考中举，被当时清政府派任直隶（现河北保定）一带做官，当过知府。我的姥姥家则是保定府知名的槐茂醬園。虽然是女儿，但家长比较开明，鼓励女儿读书，且妈妈和小姨学习成绩都非常好，都是各自年級的头名。

在保定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妈妈即接触到有进步思想的高年级同学，阅读了大量鲁迅的作品、苏联小说以及《共产党宣言》等，有了忧国忧民的意识，产生了追随共产主义的理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保定沦陷。妈妈坚决不想在日本人铁蹄下委曲求全的生活，她和家里谈要去抗日，当时她只有17岁，父母当然是不同意的，转而答应她去北平读书。妈妈早些时候已被北平第二女子中学以第二名的成绩录取，因她是家族长孙女极受老人宠爱，不愿让她走远，因而暂时放弃了。但随着战事的变化，亡国奴的滋味让妈妈觉得去北平读书已经不是她的愿望，她要去寻找带她打日本鬼子的共产党。

妈妈只把出走一事悄悄告诉给妹妹，并留下一封信，让妹妹在她走后第二天再告诉家里，便一路搭乘火车、马车甚至步行来到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河北鹿鹿县，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妈妈突然离开，家里上下乱了套。大家族一起商量派我姥爷去寻找她，带她回家。

从生活优越的女学生到条件艰苦



□ 史小平

的农村抗日根据地战士，妈妈确实经历了一番磨炼，白天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工作忙忙碌碌，夜晚却因十分想家不能入睡，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一天妈妈正在县政府开会被告知我姥爷来了。这时的妈妈已经一改在家的穿着，身上还长了虱子，可她风尘仆仆，目光坚定。妈妈把根据地领导和同事介绍给我姥爷，这些人许多都是来自大城市的学生，甚至还有老师，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士。根据地抗日氛围浓烈，朝气蓬勃，加之妈妈态度坚决，我姥爷也眼见为实，还是很敬佩共产党的，也只好嘱咐女儿一番后独自回家。送姥爷回家那天风沙很大，妈妈送到村口躲在一棵树后悄悄地看着我姥爷坐着马车远去，她看到姥爷一直在掏手绢擦眼泪。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为了不拖累家人，妈妈从此给自己改了姓名叫白力行。

在抗日根据地，妈妈从担任县妇联会干事到县妇联会主任，辗转于冀中一带从事抗日活动，直到1942年生我大哥。当时冀中根据地正面临最残酷的“五一一大扫荡”，爸爸是冀中抗日联合会主任，他的任务是保护全冀中群众的安危，顾不上妈妈。妈妈被县妇联会安排在老乡家生产，但老乡家

突然出现情况不便接收。正在为难之际，一天晚上冀中区党委常委周小舟突然来看妈妈。周小舟瘦弱白净戴副眼镜，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但连续数月的扫荡封锁，他黑了、更瘦了，眼镜也不戴了。他了解情况后，当即决定并布置冀中敌工部同志安排妈妈回保定自己家中生产，并受保定敌工部领导利用家庭背景掩护做城市地下工作。妈妈在地下交通帮助下混在难民中进入保定。这是她离开家4年多后第一次回来。她当时马上就要生产，挺着大肚子、蓬头垢面，路过家里开的槐茂醬园店铺，伙计们都没认出她来，敲开家门妹妹也是吓了一跳，以为是要饭的，是妈妈上前一把抱住妹妹，我的小妹才认出是姐姐回来了。生下大哥后，妈妈即与当时保定敌工部负责人李英儒取得联系，并利用家庭掩护在城市开展地下工作。当时姥姥家成了地下组织联络点，小妹虽然年龄小些，但跑腿送信很机警。姥姥后来跟我讲过，李英儒常常过来，有时从后门进来一身布衣像个伙计，从前门出去时便换上姥爷的长袍马褂，戴顶礼帽像个有钱人，都是地下秘密工作的需要。

1943年，组织安排妈妈到太行山

根据地工作。因为孩子太小，只能放在姥姥家中，大哥就这样由姥姥姥爷继续抚养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家中的伙计、左右邻居都知道我大哥的身世，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八路”，可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内战期间，就是没有一个人告密。这也是民心所向吧。

在保定受妈妈一年多时间影响，小妹也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开始参加党的工作。妈妈走时小妹执意要跟去，妈妈让她听组织安排。

1944年，小妹从北京辅仁大学女附中步行一个多月到达了冀察晋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参加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毕业后，小妹也改了姓名被派往北平做地下工作。党组织了解小妹学习成绩非常好，派她考取国立北京大学，以学生身份做地下工作。小妹聪明灵透，她喜欢理科，但组织考虑学习理科会占用更多时间，让她读文科。小妹于1945年9月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在城工部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妈妈两姐妹都曾学业优秀、不愁吃穿，但她们为追求信仰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小妹老了，常常爱回忆过

去，前几年她才对我讲起在北平和保定做地下工作时，几次过封锁线遇到盘查，身上夹带的东西差点暴露，那都是命悬一线的事情。可是她们勇往直前、敢于面对、无怨无悔。

新中国成立后姐妹俩又投身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妈妈在中央党校工作非常忙，中央党校在北京市西边，我家住在市东边，妈妈就一直是办公室兼宿舍，一周回家一次。通常是周六晚上到家，周日晚上即返校。在1964年至1966年间，妈妈都是带着党校一批批青年骨干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个月也回不了家。因此，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就是定个基本大调——做个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普通劳动者，其他一切放手成长。二哥在中学时写的一篇作文《我的理想》中表示将来要成为一名火车司机，妈妈特别高兴，还为二哥修改细节。我也凑上来问我将来做什么呀，妈妈说，“做一名纺织女工”。尽管我们都是“放羊式”成长，但父母对信仰的责任、对工作的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处事，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我们。我们家和小姨家共5个哥哥，他们个个上进，纷纷考入四中、五中、八中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重庆后勤军事工

闲话钓鱼皇帝

□ 段培华

游玩、四处垂钓。

正德皇帝不仅喜欢钓鱼，还花样翻新喜欢自钓自卖，将钓上来的鱼再卖给大臣，以此为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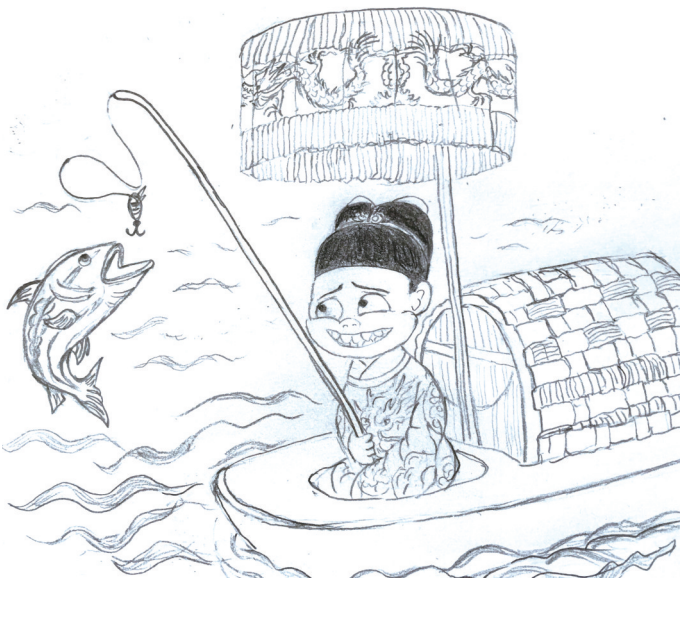
南下的正德皇帝到了扬州，自然又开启了他的钓鱼游戏。一次他钓到了一条非常大的鱼，他对旁边的扬州知府蒋瑶开玩笑言道，我钓的这条鱼价值五百金，卖给你了。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吏都会借此机会争相进献珍宝，以博皇上高兴，但蒋瑶却偏偏不迎合皇帝，他怀揣他妻子的簪耳、袜服进献，说：“金库里没有钱了，臣所有的只是这些。”正德皇帝听了，哈哈一笑，却也没见怪。

到了南京后，正德皇帝仍乐此不疲。今天的钓鱼巷，原名玉壶坊。据说，正德皇帝游玩时将玉壶失落于此，因此此巷名为玉壶坊，后来正德皇帝又在此巷钓鱼，巷名因而又更为钓鱼巷。可见，在南京的时候，他至少两次来过钓鱼巷，估计也钓了不少鱼。在南京处理完宁王叛乱的后续事宜后，正德皇帝才向北返京。

这一日，正德皇帝返程到了今天淮安的清江浦时，他见水上风景优美，鱼游水底，顿时兴致盎然，于是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提

网时因尽力拖拉，船失去平衡，他本人因而跌落水中。由于正德皇帝之前身体抱恙，加上此次落水受了风寒，身体每况愈下，最后病逝，因此正德皇帝也可算是皇帝中因钓鱼而驾崩的第一人了。

虽然正史中对正德皇帝颇有微词，但现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正德皇帝本性淳朴，只是向往自由闲适，所以他特别青睐钓鱼。正德皇帝四处游玩、四处垂钓，为钓鱼文化增添了不少“内容”，可是身为皇帝，如此痴迷钓鱼，也实在是本末倒置。有明一朝，政局也并非特别稳固，前期有北元威胁，中后期有倭寇、女真崛起犯边，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作为一国之主，本应励精图治、重整国威，可是家因天下、百姓疾苦全不在这位君王眼中，正德皇帝只管一味高乐、任性妄为。“好”在明朝的封建官僚体制已经发展到巅峰时期，相对比较完善，皇帝缺席（嘉靖皇帝专注于修道炼丹，万历皇帝20多年不上朝，天启皇帝以精通木工著称）也照常运转。所以正德皇帝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因鱼而丧生，还不至于成为亡国之君，否则是否落得与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皇帝赵佶一样的结局，就很难说了。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校区校园秋景

张曙光／摄

最美的风景

□ 高 谱

北京的秋天，早已是作家笔下的天堂，美不胜收，大有庄的秋天，更是风景如画。看掠燕湖上，波光粼粼，天鹅起舞；看银杏道中，树叶沙沙，满目金黄。校园的四季有四季的风景，可是有一道风景不同于自然给人的享受，却恰是最美的风景。你若问，这道风景在哪里？我会答，你看教室中、道路上、运动场，那些求知若渴、意气风发、身姿矫健的学员，不正是我们最美的风景！

每天，当清晨的第一道阳光洒进校园里，我们会看到学员早已“闻鸡起舞”，或结伴而跑，三两人乃至十数人，喊着口号，互相激励，挥汗如雨；或迈开双脚，轻盈信步，一人或相约，边走边谈，用“步数”充实自己锻炼的“成绩单”。

当时钟过了早上8:00，去往礼堂、综合楼、教学楼的路上，一队一队的人群赶往上课的地点。你若留意，学员们边走边谈，或正受昨天课程的启发而展开“辩论”，或正就今天课程的设想而各抒己见，或是赞叹于授课老师们的深厚学养，或是为又读了一本好书而急切想与同学分享。又是一个“学习日”，又是一个“耕耘日”、一个“收获日”。从学员的面庞上能读出的，是他们的好学、勤学、乐学，是他们对校园生活的投入、珍视、热爱。

当下午的课程上完，秋日的暖阳斜照在广场上，学员们步出教室，满眼是天空湛蓝、秋高气爽，

树木由绿渐黄，湖水泛出金色反光，校园美得像一幅水彩画，刚刚在课堂上紧张思考、忙碌笔记所带来的疲倦，一下子得以释放。于是或漫步湖畔，回味老师风趣而又深邃的教学；或驻足亭中，与同学一起交流，让思想放飞云端，把听课的所学延伸到更广阔的工作实际；或是踩上单车，像是回到少年、回到学生时代，尽享迎面的风带给自己的轻松、欢快。

当华灯初上，校园在夜色中被点亮，放眼看去，还像是白天里那样充满活力。夜跑的学员早已换上了“装备”，在如同水墨画一般的夜景中留下自己的光影；爱书的学员早已徜徉在书店之中，细细地品读、挑选，期待与下一本益友般好书的相遇；更多的是饭后的相约，踱步在路上，聊一天学习的收获，聊明天课程的思考，或是聊学校的电影、演出、讲座、论坛，把自己融入学习生活，把生活融入校园学习。

倘假日到来，学员离校，学校变得静谧，虽山水依旧，一步一景，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生气和活力。那时会更明了，人是最美的风景，有了学员，所有的自然的存在和人工的设计，才会真正被赋予生命，才会有不竭的生机。不怪有学员由衷赞叹，“这样的环境，真好！”我回道，“校园有景致”，她跟着说，“不光是景致，还有这儿的人啊”。是啊，人胜于景。

